

无方詩經

頌一

智

天方詩經

卷一

一

方  
詩  
經

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

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孟秋月

天方詩經

提督軍門馬如龍雲峯氏刊

الترجمة الصينية مع الشرح الوافر  
لقصيدة البردة لمحمد بن سعيد البوصيري المصري  
نقلها الى الشعر الصيني عبد الحق مائلي الصيني  
وطبعت بالطبعة الخشبية سنة ١٨٩٠ م ثم اعيد  
طبعتها بالتصوير الشمسي سنة ١٩٥٦ م مع تصدير  
الاستاذ محمد مكين استاذ العربية في جامعة بكين

## 影印『天方詩經』序

『天方詩經』是埃及大詩人蒲綏里（旧譯补虽里）創作的頌贊詩，是歌頌先知穆罕默德的，是流行最广的阿拉伯詩。這篇長詩不仅在文学上有很高的评价，在宗教上也有很高的地位。远在六十六年前，這篇長詩早已譯成汉文，在我国出版。这是譯成汉文的第一篇阿拉伯文長詩，是用『詩經』的体裁翻譯的，因此，叫做『天方詩經』。

埃及共和国和叙利亞共和国已先后承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早已和我国签订了貿易协定和文化协定。今后，我国与阿拉伯各国之間的經濟合作將日益密切，文化交流將日益广泛，这是必然的結果。埃、叙兩国的文学工作者已开始了翻譯中国文学作品的工作，我国也將大量地翻譯阿拉伯的古典和近代作品。我們在这个时候影印『天方詩經』是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的。

蒲綏里名叫穆罕默德，号舍賴弗丁，父名賽义德，祖名哈馬德，于回历六〇

八年十月一日（公元一二一三年三月七日）生于埃及的艾蒲綏尔港，故以「蒲綏里」为姓。他是埃及杰出的詩人。

蒲綏里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考，我們只知道他曾在比勒比斯任过文書，在那个时期，曾作过一篇長詩，諷刺官吏的貪污失职。他是一位著名的書法家。苏非派（伊斯蘭教神秘派）学者麦尔西講学的时候，蒲綏里常常去听課，所以他們之間有师生关系。蒲綏里不仅是詩人，而且是聖訓学家。

蒲綏里去世的年代是回历六九六年（公元一二九六——一二九七年），一說是六九五年（一二九五——一二九六年），一說是六九四年（一二九四——一二九五年）。他死后葬于亞历山大港的一座清真寺里，那座清真寺就叫做「蒲綏里清真寺」，清真寺正殿的四壁有精美絕倫的浮雕，浮雕的詞句是蒲綏里的「布尔德」詩篇里的警句。一九三六年，我訪問亞历山大港的时候，曾到「蒲綏里清真寺」去参加聚礼。「蒲綏里清真寺」旁边是「麦尔西清真寺」，蒲綏里的老师麦尔西就

葬在那座清真寺里。

蒲綏里写过許多詩篇，最美妙的是『布尔德』詩篇，也就是这部『天方詩經』。

『布尔德』是阿拉伯文 *burda* 的对音。阿拉伯人用手紡的粗毛綫織成一幅單子，白天当做斗篷披在肩上，夜間当做被單盖在身上，像这样的毛單子叫做『布尔德』。先知穆罕默德的『布尔德』是历史上最有名的。

从蒙昧时期过渡到伊斯蘭教时期的大詩人克兒卜·伊本·助海尔在長期攻击伊斯蘭教之后，突然来向先知穆罕默德請求入教，而且詠長詩一篇，歌頌先知。

先知很高兴，把自己披在肩上的『布尔德』作为獎品，贈送給他。白衣大食的头一位哈里發穆阿威叶以重价向詩人的兒子买了那件『布尔德』，作为傳国之宝。

黑衣大食从白衣大食手中夺取了政权，同时夺取了这件宝貴的『布尔德』，代代相傳，直到蒙古人占領巴格达。旭烈兀下令焚毁了那件『布尔德』，但是后来有

人說先知的『布尔德』被保全下来了，当时被焚毀的是一件伪造的东西。鄂托曼土耳其帝国的哈里發們把真实的『布尔德』代代相傳。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布尔德』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有待于历史学家的考証。

蒲綏里的这篇長詩为什末叫做『布尔德』詩篇呢？

关于这个命名，有下面的一个傳奇：

据蒲綏里自己的叙述，他患了癱瘓病，成年地躺在床上，半身不遂，不能动弹。他就詠这篇長詩，歌頌先知，祈禱眞宰，使他痊愈。他有时朗誦，有时痛哭，有时祈禱。有一晚上，他睡着了，在夢中看見先知，用手撫摩他的臉，并且把自己的『布尔德』脫下来盖在他的身上。蒲綏里醒来，覺得自己的病突然痊愈了。这件奇聞很快就傳布开了，这篇長詩就被称为『布尔德』詩篇，『袞衣頌』的譯名由此而来。直到現在，在文化落后的地区，还有人相信这件傳奇，而且相信这篇長詩有超自然的魔力，可以当做符籙，却病避邪。这种迷信，不仅違背科

学，而且違背伊斯蘭教的教义。古蘭經還不可以治病，這篇長詩怎么可以治病呢？

阿拉伯历代的詩歌，沒有比这篇『布尔德』長詩更馳名的。关于这篇長詩的注釋有九十种之多，有阿拉伯文的，有波斯文的，有土耳其文的，有柏柏文的。用各种方式与这篇長詩相唱和的作品，多到难以統計。

这篇長詩的注釋最重要的有下列四种：

(一) 迭米什吉（公元五九六——六六五年）的注釋，現在还有好几部藏在巴黎圖書館和慕尼黑圖書館。

(二) 伊本·麦尔助格（公元八四二年死）的注釋。

(三) 艾茲海里（公元九〇五年死）的注釋，曾經屡次出版，有时跟巴朱里（公元一二七六年死）的注釋合印成一册。

(四) 伊本·艾舒尔的注釋，公元一二九六年出版于开罗。

公元一七六一年优里 (Uri) 在荷蘭萊丁出版這篇長詩的原本，并附上拉丁文的譯文，書名是：

*Carmen Mysticum Borda Dictum*

這篇長詩屢次在亞、非各国出版，各种詩选里差不多都有這篇長詩。在欧洲各国罗森茲維格 (Rosenzweig) 的版本，附德文的譯文和注釋，一八二四年出版于維也納，書名是：

*Funkelnde Wandelsterne zum Lobe des Besten der Geschöpfe*

最好的版本是罗弗斯 (Rofs) 的版本，罗弗斯死后，比尔諾 (Behrner) 于公元一八六〇年替他出版于維也納，附波斯文、土耳其文和德文的譯文，書名是：

*Die Burda, ein Lobgedicht auf Muhammad*

這篇長詩除上述几种原本上所附的波斯文、土耳其文、拉丁文和德文的譯文外，还有下面的四种譯本：

(1) 迭·薩西 (de Sacy) 的法文譯本，于公元一八二二年出版于巴黎。

(11) 巴賽 (R. Basset) 的法文譯本，附注釋，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出版于巴黎。

(111) 萊德豪斯 (Redhause) 的英文譯本 (附在克羅斯登的阿拉伯詩選譯中) 于公元一八八一年出版于英国的格拉斯哥。

(四) 格卜賴里 (Gabrieli) 的意大利文譯本，附注釋，于公元一九〇一年出版于意大利的佛罗稜薩。

汉文譯本是第五种譯本。

汉文譯本是云南回族学者馬安礼 (号率真子) 翻譯的，于清朝光緒一六年 (公元一八九〇年) 刊行于成都。阿拉伯詩譯成中国詩，这是破天荒第一遭，这个嘗試是相当成功的，对于后学是一个鼓舞。这个汉文譯本在巴賽的法文譯本和格卜賴里的意大利文譯本之前出版，这是值得我們夸耀的。

馬 堅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日于北京大学

初序

論語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又曰不學詩無以言  
詩之有益於人不淺也余幼習我教經典不暇  
學儒年過四十方從事儒道惜已晚矣然於詩  
書文字之間嘗有精愈求精密愈求密之想而  
所尤好者詩之一途也故凡高人詠士警句佳  
章莫不珍藏而篤學之厥後朝覲天方得我教  
詩經註解詞則抑揚法則淵博義則肫摯理則  
精深不特爲作詩者之金鍼玉尺且爲學詩者

之藥石箴砭，但此詩雖久傳東土，因無註解，遂  
非庸俗易知，致使卞璞韜光，豐鍔匿采，惜哉！余  
自得此詩，解朝夕研究，知其精深微妙，誠非可  
淡漠視也。有從學者，必先習其字義文法，次究  
其立意遣詞，服習既久，乃知此詩何以直而不  
詘，文而不浮也。知其味而玩其詞，會其神而領  
其趣，殊覺齒頰生香，光輝奪目。雖西域不乏才  
人，莫不對此而俯首者。余自返中華，思以漢文  
譯出，不特爲我教習經者知其蘊奧，卽業儒者

亦得以知其美焉。無如以東土之文，譯西域之詩，音韻合而義理差，池義理合而音韻乖，謬難乎其難，莫此爲甚。且余孤陋寡聞，恐貽大雅之誚，欲置之弗爲。而夙願未償，志存數十年未克成編。茲於著經訓之餘，令馬生講習，先將天方詩法，著爲詩海一帙，並將此詩研鍊揣摩，譯而傳之，使知天方之詩，固有合於興觀羣怨之旨，而可以感發後人，興起百世者。其於詩道，將毋同是爲序。

同治五年二月吉日天方學人櫟榆古稀復初

氏馬德新序

自序

大塊之中有噫氣焉。山鳴泉咽。鳥嘯蟲吟。無非  
天地自然之音韻。聖人作而萬物睹。五老來游  
百神效命。是以康衢有謠。擊壤有歌。九成和儀  
鳳之聲。八伯上卿雲之頌。龔軒鼓舞。兩大綢繆。  
要皆莫之致而致者。降及三代。世風遞變。是以  
風有貞淫。雅有正變。朝覲謳歌。頌君德也。清廟  
明堂。陳祖烈也。清明廣大之音作。而天地應焉。  
直亮溫柔之性和。而萬物育焉。唐哉皇哉。詩之